

七月柑香谒柳侯

杨亚伟

天光初晓,友人的轿车已泊在酒店廊檐下。七月的柳州,晨风裹着未醒的暑气,在皮肤上洇开一层薄汗。“这时候去柳侯祠正好。”友人发动车子,“游人少,清静,也不算太热。”

柳侯者,柳宗元也。1200年前,他被贬至柳州做刺史,不过四年光景,竟使这方土地换了模样。办学堂、挖水井、种柑橘,凡此种种,皆是他亲力亲为。柳州人感念他的恩德,在他逝后奉为“罗池神”,建祠祭祀,香火绵延至今。

车至柳侯公园,友人熟门熟路地寻了车位:“我小时候常来这里,父亲总指着柳宗元像说,做人当如是。”公园里榕树极多,根须垂地,渐次成林,风里飘着淡淡的草木香。

柳侯祠前罗池水色深碧,浮着几片新绽的睡莲。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写:“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池畔的柳宗元石像沐在晨光里,青袍缓带,手持书卷,面容平和舒展。像前香炉中三炷新香青烟袅袅,想必是今晨第一位访客所敬。

“这位阿婆在这卖香有30多年了。”友人向一位白发老妈妈点头致意,转头对我解释,“小时候我每次来,她都

会讲柳侯爷种柑橘的故事。”老妈妈闻言笑了:“柳侯爷种的柑子甜哩,现在柳州柑橘出名,都是托他的福。”

朝阳里,正殿门楣“柳侯祠”的匾额泛着柔光,两侧对联“山水来归黄蕉丹荔,春秋报事福我寿民”字字沉实。殿内尚显昏暗,正中供着柳宗元塑像,幞头官服,面容清癯,神色间竟藏着几分挥之不去的愁苦,与门外石像的从容神态形成鲜明对照。友人在旁轻声解释说:“这不是刻意造作的愁容,是要还原他在柳州刺史任上,日夜牵念民生、心力交瘁的真实模样。”供桌上几盘时鲜里,最亮眼的仍是黄澄澄的柑橘,这份以柑祭贤的习俗,在柳州代代相传。

殿内四壁匾额林立,“惠我无疆”“文冠八家”等题词在渐强的光线中显现。玻璃柜中的“荔子碑”拓片前,一位讲解员正对游客细说:“这碑集韩愈文章、苏轼书法、柳宗元德政于一体,世称‘三绝碑’;又因诗文首句为‘荔子丹兮蕉黄’,俗称‘荔子碑’……”我们驻足聆听,直到人群移向下一处展品。

后殿陈列着柳宗元生平事迹图。友人指着从长安到永州再到柳州的路线,叹道:“从权力中心到蛮荒之地,不过转

瞬间。”翻开玻璃柜里《柳河东集》在《捕蛇者说》那页,旁边却是他主持开凿的水井分布图。“写毒蛇之苦的人,也亲手为百姓凿井。”友人笑道,“这倒有趣,不过,这才是真实的柳宗元。”

最里间是碑廊,嵌着数十方宋至清代的珍贵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字迹清逸娟秀。也有历代官绅、文人的凭吊诗作,其中那首广为流传的“一官来此几经春,不愧苍天不负民。神道有碑师德政,柑香亭畔草青青”,早已和柳侯祠的香火、罗池的水波一道,成了柳州人代代相传的文化记忆,恰是对柳侯四年治绩的真切注脚。

我在碑廊深处的《霹雳琴赞引》刻石前停留最久。这是柳宗元在柳州留下的重要文字,记载他以零陵湘水畔雷击后的枯桐制琴的往事。琴早已不存,文字却流传千年:“霹雳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为也……”读至“桐之生于岩谷不知岁,匠石不顾,樵童不薪,风日之所飘炙,雷霆之所击撼……”忽觉喉头一紧。这哪里是说琴木,分明是他自况身世。“太可惜了,47岁就病逝任上。”友人感叹着,“他在柳州仅四年,却给这里留下了千年的根脉。”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宗婉儿怒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为什么要回答你?”

东方长年抱拳施礼道:“在下略知一二,我代她回答吧。十余年前,姑姑带着婉儿来到我们村,正好村中有一间废弃的草房,于是她们便留了下来。三年前,太子刘启强行征占了我们村要给他的一个妾室修建府邸,全村老少俱被迁到长安城东的长坡村。我舅舅家在长坡村,我娘就时常去他家中寻些救济,时间长了,舅母时常与舅舅吵闹,于是我娘就很少去找舅舅了。自那以后,我就和婉儿一起做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用以养家糊口。”

吕思心中伤感,强忍悲痛道:“真是苦了你们了。我正要去寻刘启报仇,顺便去探望姑姑,不知婉儿可否同意?”

宗婉儿亲眼见识过吕思的武功,哪有不同意的道理,只是心中尚有许多疑问未解。她向吕思问道:“我没有听错吧,你要去刺杀当今太子?”

吕思道:“正是如此,我与他仇深似海。”宗婉儿吃惊道:“你怎会与当今太子结仇?”吕思不想让她卷入与太子的纷争之中,说道:“这是我与他的私事,你不必知道。”

宗婉儿瞧向刘彩璠道:“她不是公主吗?你们又是怎么回事?”向刘彩璠道:“他要杀你家哥哥,你没有听到吗?”刘彩璠微笑道:“一字不差,我都记下了。”宗婉儿奇道:“你这位公主当真古怪得紧,你为何总是微笑,这世上就没有让你伤心之事吗?”

赵惜颜道:“你知道什么,公主深得许老国太真传,世上之事尽在她的掌握之中,公主怎会烦恼?”

宗婉儿惊道:“我听过许老国太的传说,原来公主竟是她的嫡传弟子!”刘

彩璠微笑不答。宗婉儿道:“我明白了,你能掐会算,定是算准了公子杀不成你的太子哥哥,因此才会如此淡定。”

吕思道:“婉儿你能少问一些吗?”宗婉儿吸嘴道:“这些问题不该问吗?有些事情还是先弄明白了为好。你不问,她不说,大家都装聋作哑闭着眼睛往前走,这可不行。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些事是必须解决的,不是你想绕就能绕过去的。比如,我说比如啊,公子在杀太子刘启的时候公主怎么办,会故作不知吗?再比如你将太子刘启杀了,那么你就与公主结下了杀兄之仇,公主应该怎么办?即使她不替兄报仇,总不能再和你做朋友了吧?”她的话一出口,室内顿时陷了沉寂。

东方长年轻拉宗婉儿的衣袖,宗婉儿叫道:“你拉我衣袖干吗,我说错了吗?”东方长年面色绯红,不敢接话。

刘彩璠微笑道:“因果自有天定!我与公子绝对不会成为仇家,你不要多虑。”宗婉儿道:“依你所言,公子是杀不成太子刘启了。既然如此,公子放弃好了。”赵惜颜怒道:“你这丫头当真讨厌得很。”吕思道:“婉儿所说也不无道理,与其到时难堪,我们还不如早些分手。”

刘彩璠面色惨白强笑道:“原来你也有弃我之意。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你还瞧不出我待你如何吗?公子放心,我不会阻止你做任何事情,非但如此,我还会助公子早日报得大仇。当然,我指的是公子所杀之人是真正的凶手。”

吕思惊道:“公主此话何意,难道郭爻所言是假的吗?”

刘彩璠道:“我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我会找到真相的。”

吕思想起刘彩璠多次救过自己性命,因此相信她不会伤害自己。向刘彩

璠道:“公主的话我自然是相信的,倘若公主有杀我之心,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又向宗婉儿道:“你与我们刚刚认识,有些事情不清楚,我只希望你少些疑问。”

宗婉儿不服道:“倘若没有疑问岂不成了傻子?”吕思气道:“既然如此,你只需告诉我姑姑住在何处,我自行去寻找,我们就此别过。”

宗婉儿闻言一愣,跺脚道:“你很了不起吗?谁稀罕和你同行!只是你也休想知道我娘亲的住处。”向东方长年喝道:“傻瓜,你为什么还不走,没听见人家撵我们走吗?”

东方长年道:“婉儿,吕公子不是那个意思,他……”

“你不走,我走!”宗婉儿说完向门外跑去。东方长年急忙向吕思抱拳道:“请公子恕罪。”说完向房间外追去。

刘彩璠向吕思说道:“东方长年刚才说他们的村子被太子征来给妾室建府邸了,找到太子妾室的府邸自然就找到长坡村了。”

吕思长叹一口气,停了片刻道:“公主所言甚是,我只是担心婉儿。”

刘彩璠笑道:“公子担心她?她生就一颗七窍玲珑心,不伤别人就是万幸了。”吕思闻言也觉得有理,说道:“我想现在就去长安。”

刘彩璠道:“我也有此意。”向赵惜颜道:“你去安排些饭菜,我们吃了好赶路。”

(未完待续)

在秋天(外一首)

汪东福

春天,我把所有的心愿
种在地里
等待秋天时收割

这个季节,我的村庄喜事连连
甜枣告别树枝
奔跑着扑向土地的怀抱
稻谷如黄金
一粒粒格外耀眼
高粱低垂着头
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岁月
村庄不善于浓妆艳抹
她源自天然的素颜
让人震撼

我的目光,抚过每一片田野
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
在故乡
我沉迷在秋风的饱满里

一个人的秋天

秋天,一个人爬上山顶
眺望远方
我喜欢以匍匐的姿态,贴近峰峦

安静地坐一会
摸摸身边的黄叶
和自己渐渐枯萎的身子
反刍一些往事

乌饭果裹满白霜
也包裹着苦涩而甜蜜的爱情
那些亲近它们的小伙伴
而今已搬离村庄
消失在都市的灯光里

风没有停在别处,被我接住了
我将它们贴在胸口
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